

## 崑崙坳古道

## 尋根修路的排灣族人

圖／李芳菱  
文／虞開元（豐年社特約記者）

屏東縣來義鄉二峰圳一旁的喜樂發發吾（Siljevavav），是一個相對年輕、人口不多的排灣族部落，數 10 年來秉持著排灣族山林智慧、傳統文化觀念以及本土的環境意識，默默守護部落周遭的山林、濕地、溪谷；毗鄰的新置山作為紫斑蝶過境地帶及黃蝶棲地，是今日喜樂發發吾族人的認同所在。其中，在新置山上崑崙坳古道喜樂段的行走、使用及例行性修路，是一切守護行動的根本。

2022 年，崑崙坳古道喜樂段面臨近 10 年未修的困境，古道下方的部落則暴露在風災、暴雨、土石流的風險中。在危機意識日益升高之下，年輕一輩的在地族人選擇與來義鄉公所、台灣千里步道協會攜手合作，一點一滴琢磨出結合傳統與現代的創新工法，於 2024 年 4 月完成全長 1.99 公里的手作修復工程。此項修復全程不使用混凝土和大型機械工具，以手作減少環境衝擊，按照地形與地質設計步道走向、材料與工法，就地取材減少碳排放，堪稱古道修復公共工程的一大創舉。完工同年獲頒內政部國土管理署「致敬城鄉魅力大賞」特優獎，也是崑崙坳古道在來義鄉境內其他路段之修復工程的典範。



■ 紫斑蝶的蛹，證明古道喜樂段不只是紫斑蝶過境地帶，更成為牠們的棲息地之一。為了降低棲地環境衝擊，蝶谷附近盡量不施作設施。



■ 古道喜樂段遠眺瓦魯斯溪（左）和來社溪（右）之交匯處。汛期時常有溪水暴漲，排灣族人不走河床地，而是上山開築道路。

## 貿易、聯姻、遷移、家園

依據在地工匠高碧網口述，在 19 世紀清領時期修築崑崙坳古道以前的不可考年代，排灣族人早已開闢此路作為至平地貿易、部落間聯絡及聯姻等所用道路；在遭清朝棄置、至日人重修的這段期間，也是由古樓社、來義社、丹林社、大後社、佳興社等部落族人使用及修護。到了戰後，在中華民國山地政策的移住計畫下，古樓社、來義社等族人走同一條古道下山，沿路尋找新家園。

高碧網回憶，到了 1950 年代，今日的來義村、抓發力（Tjuavaljiv）、喜樂發發吾（Siljevavav）、古樓村等聚落逐漸成形。那時，已經遷村的族人仍常常沿古道走回山上舊部落，除了照顧當時不願遷移、留守舊部落的耆老，也有不少人回去耕作、狩獵。此外，當時佳興村、大後村族人會沿泰來古道接喜樂段，下至名為「相約」之地（Pacacevungan，今喜樂段終點）與平地人交易；丹林村族人走回喜樂段周遭既往的山田耕作，直到土地交由林務局（今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管理；古樓村族人沿喜樂段翻越新置山，到瓦魯斯溪右岸名為「凱當」（Kaidang）的新農地耕作；喜樂發發吾族人則走在喜樂段上，將山上水源接到部落，也尋找獵場接通祖靈的賜福。

如今雖已有國家鋪設的柏油馬路和產業道路，族人也擁有各式各樣的交通載具，使得僅限徒步的古道不再有那麼多人使用。不過，在負責古道修復計畫的來義鄉公所文化觀光產業課課長陳惠娟看來，古道仍然有存在的意義。她說明，2024年凱米颱風來襲時，附近的發東農園（Vadungdung）產業道路中斷多日，當時的物資救援路徑，就是經由手作修復完畢的古道喜樂段。如同排灣族祖先選擇不行走於來社溪、瓦魯斯溪、林邊溪兩側相較平坦的河床地和沙洲地，而是上山開築山路，正是因為汛期時的河道改變及風災洪患，容易導致道路損毀。「以前老人家的智慧就是這樣」，陳惠娟說道。

從貿易、聯絡、通婚之路，到成為遷移之路和回家之路，崑崙坳古道持續在當代產生新的意義；其中的喜樂段，在日益頻繁的使用下，逐漸成為耕作之路、狩獵之路、水源之路，風災期間更是救災之路，是許多族人的新家園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此可見，崑崙坳古道的歷史縱深，奠基在族人代代傳承的山林智慧；而古道之存續，仰賴族人行走中的不懈守護，以及背後那份對古道的情感。在現代工法盛行的今日，仍然如此。

## 步道巡護就是守護部落

在講解喜樂段修復工法時，陳惠娟說明，「那時台灣千里步道協會的步道師說，第一件事是找這條路的水路，你要知道水怎麼走，然後分散水的力量。」如同一般的手作步道必須因應溪水沖蝕、維持步道安全，喜樂段手作修復對於這類問題也提出一系列措施。比如，在步道上置放橫木引導水流，防止路面承受持續的水沖力而有所損害，亦避免各處水流在同一條道路上蓄積成更大水流；在經常沖刷處、轉彎處等路基易塌點，疊置井字型木格框並鋪放砂石，層層加固步道路基；在山溝兩側的沖刷點砌疊石墩，並於外加強一層砌石保護墩基。



■ 經颱風後的巡護，才發現此處易受水流沖刷而崩塌，因此施作雙層井字型木格框，加強鞏固路基。



■ 大溪溝中央的刀型壘石墩，用以分散水流消除冲刷力道，既維持橋墩穩固，也保護下方部落。

不過，屏東在枯水期相當乾旱、豐水期的雨量又特別豐沛的氣候條件下，溪流河道時常改變，水路其實捉模不定。所以每次大雨過後，高碧綱、阮朝明等在地工匠總會勤加巡護，逐步加深對水路的認識，並微調相應設計；而每一次的雨後巡護，同時也是撿拾隨溪水而來的石頭、木頭等步道修復材料的好時機。歷經2024年三大颱風-凱米、山陀兒、康芮，陳惠娟反而說：「也還好有颱風，讓我們知道那個地方是脆弱的。颱風來好像把路弄壞，但是相對地也帶來很多石材。」

對在地工匠而言，修路顧水路更是為了下方的部落安危。除了保護步道本身的導流橫木以外，工匠同時會在一旁砌壘「消能壘石」阻擋受導水流，並在更下方的坡上擺放倒木，以兩重關卡分散流向、削弱沖力，即時減緩水流對下方部落的沖擊力道，亦降低水流沖出深凹山溝的可能性，以減少近未來的水災風險。如此一來，透過巡護發現先前未知或新出現的水路，毋寧相當重要。





來義鄉公所文化觀光產業課課長陳惠娟講解崑崙坳古道喜樂段沿途景點，解說牌右上角有「古道修整大事紀」，記載 2000 年代以後喜樂發發吾族人發起的歷次古道修復。至 2013 年為止，每次修復工作間隔約 2 至 4 年。



崑崙坳古道喜樂段的里程樁，由在地工藝師塗南峰製作，下方則是在地工匠的疊砌石座。任何設施都保持手作與在地。



在地工匠高碧綱（右）導覽古道喜樂段沿途施作工法。當時甫進入來義鄉一帶的雨季，導覽過程中也同時巡視步道狀況，擬訂下一次的修護工作內容。

## 「路」的文化意義

在眾多工法當中，從心星相映台（Kamumu）到濕地之間的路段，用上了「不作為」。由於鄰近水源地，此路段一旁就是紫斑蝶度冬時的棲息谷地，長年水氣濕重，草木繁盛。為了降低對棲地的環境衝擊，高碧綱強調，他們在附近路段不作任何一點疊石或木頭擺置，僅修砍出一條得以行走的道路，並稍微保持路面平緩。另外，由於屏東冬季較少植物開花，為了讓紫斑蝶有蜜源可食，巡護人員亦會在冬季暫時停止去除小花蔓澤蘭及香澤蘭的工作，直到 5 月才重新開始。

在排灣族文化觀念中，「路」（djalan）有其特殊意義。比如，承襲祖輩曾用過的名，有與祖先「走在同一條路上」（ta djalan）的意思，如此祖先將會伴隨一生，照看、守護、賜福；四代、五代以後的分支家族結婚回祖源本家，也被視為與本家直系血脈「走在同一條路上」，家族內部永結同心不分離。在某些部落，修路更具備嚴肅深遠的神靈意義。在古樓部落5年1次的祖靈祭（maljeveq）中，為了讓祖靈得以在正祭期間順利回到部落與族人重聚，族人會在祭前1個月重新修整通往水源、通往山田、通往獵場的所有道路。白鷺部落1年1度的古道祭（masa'）除了修路以外，更會供獻祭品給帶領部落遷移的始祖巨石，紀念感恩其對部落之奉獻的儀式，以及製作竹管狀的小米糕上山獻祭山神祖靈，象徵將山上福氣，如以竹管接水一般引至部落。

雖然喜樂發發吾部落對於喜樂段修路工作，並未發展出如古樓或白鷺那樣的神靈和祭儀意涵。然而，在祖居地、祖源的面向上，這段古道在喜樂發發吾族人心中，如同崑崙坳古道的縮影，是通往舊部落之根源世界的存在，意義深遠。更有意思的是，隨著時代的變遷、環境保護意識的在地生根，喜樂段作為人行走的路，被有意識地置放在生態體系當中，與有形的水路、蝶道彼此交織共構。可以說，通過古道的手作修復巡護，排灣族人與溪流、岩石、樹木、花草、動物、紫斑蝶、黃蝶等萬物存有，一同走在一條無形的路上。🌱



■ 經歷2024年三大颱風也沒有崩毀的疊石步道，證明古道喜樂段手作步道的韌性。

■ 活樁編柵。針對鬆散易垮的碎石邊坡，以竹或藤編製柵欄攔截下落砂石，並種植黃荊作為活木樁，以期未來由活木樹根穩固邊坡。